

# 蘇俄對東南亞的策略之觀測

羅石圃

河內無視於「巴黎協定」而席捲南越，再併寮侵棉，一般都了解是由蘇俄圖霸東南亞的代理戰爭所致。蘇俄蓄意驅除美國與中共在東南亞的勢力，俾使此一區域的自由國家，在越共的重兵壓境情勢下，不能墜入莫斯科的「亞安體系」彀中，至於河內遠征高棉的重兵，何以不能對棉共殘部掃穴犁庭？是否確為受到了蘇俄不許侵犯泰境的約制？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從克宮向東南亞伸張勢力的策略方面去探討。

## 一、蘇俄副外長訪新耐人尋味

今年三月底，蘇俄副外長費留賓非正式訪問新加坡，與新外長惹勒拉南舉行過長達四小時的談判，由於是閉門密談，內容不得而悉。但從新外部發言人的透露，已可窺見費某此行任務的端倪。據稱費留賓曾經強調：越南並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且願尋求與「東協」國家和平友好相處。因此他認為「亞西安」不應錯過此一恢復地區和平的時機，及誤解越南的區域性立場。他並表明河內將重申願與「東協」五國簽訂雙邊互不侵犯協定，及討論本區域建立和平地帶的概念，因此，他要求各國與河內直接對話，商談解決棉戰等問題。又據新外部發言人表示，新外長曾要求蘇俄必須言行一致，並希望河內在談判時，斷不可口是心非。

①。很顯然，費留賓的訪新，其首要任務，在緩和「亞西安」與越俄的敵對情勢，且以如何結束棉戰為前題。至於他對新外長所表明的「東協」解決高棉爭端的立場——必須外軍先行全部撤出棉境，俾棉人組成自主的政府，雖並未透露如何答覆，但他已將此一問題推給河內與「東協」領袖的對話，則情形已很顯明。再從他此次行踪的迂迴曲折來看，他於三月中旬抵達曼谷參加「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年會，再轉赴河內訪問，然後始由越赴新，顯然是先要實地了解泰國及其夥伴國對棉戰的立場，以便向河內轉達克宮的意旨，並協調如何緩和與「東協」敵對情勢的步驟，再以協調結果向新加坡透露，藉使原訂於五月中旬訪馬答聘的

註① ▲路透社▽新加坡電，一九八〇、四、一。

蘇俄對東南亞的策略之觀測

越外長阮基石，在言談上能够合拍。

再從他此次河內之行的經過情形來看，越共並沒有如往日一般對來自莫斯科的貴賓，大肆宣揚俄越友誼，而僅在報紙上以並不引人注目的地位，刊出他抵達的消息，及其與外交部高級官員和總理范文同展開了一連串的會談<sup>②</sup>。因此，有人推測這顯然是雙方關係已經有了齟齬，其爭點又可能集中在高棉的和戰問題上。費留賓此行，主要任務或在轉達克宮約制越共對棉戰必須適可而止，斷不許侵犯泰境的意旨，而河內則可能堅持無視於泰棉邊界，以便對棉共殘部掃穴犁庭，以致在雙方會談時發生爭端。

費留賓訪新，固然由於彼此對如何結束棉戰的立場不同，而未得到協議，但他所欲促成的「東協」國家與河內進行雙邊對話，則有跡象顯示：已獲得了「亞西安」領袖的贊同。越共外長阮基石的吉隆坡之行，原係對大馬外長利道丁訪越的答聘。惟以當時河內既已拒絕他以「亞西安」代表的身份而僅歡迎其以馬外長名義到訪，故此阮的答聘，亦應以吉隆坡為限。但經過費留賓訪新以及馬印兩國首長會談之後，印尼即表明歡迎阮基石訪問雅加達，泰國方面亦邀他作訪泰之行。可見「東協」國家認為解決棉戰問題已有與河內談商的餘地。

## 二、「東協」在外交戰線上對俄越施加壓力

蘇俄副外長此次東南亞之行，正在「歐洲共市」九國與「東協」五國外長假吉隆坡集會，並發表要求俄、越從阿、棉撤軍的聯合聲明之後。中共外長黃華亦曾在費留賓之前分訪、菲、馬、新三國，並於整個行程中，強調反對霸權及將蘇俄侵阿與越南侵棉相提並論。據「國際合眾社」記者從香港所作的報導指出：黃華的「東協」三國之行，旨在溝通「亞西安」與北平的意見，因為「中共一貫提倡與美國、歐洲、日本團結一致反對蘇俄威脅，在最近的計劃中，他們開始結合「東協」國家——反映此五國團結發展的力量不可輕估」。又稱：「中共的想法是：高棉戰爭將持續多年……他們希望勸告『東協』國家需要堅持一段較長的時間」<sup>③</sup>。由此又可窺見費留賓的泰、新之行，也負有阻止「亞西安」被中共拉入其反霸統戰之任務。

當俄軍侵阿已引起舉世一片聲討的當前，莫斯科何以着重於安撫「東協」國家？就國力而言，此五國的力量可謂微不足道。然而自越共挾俄援公然出兵侵棉以來，「亞西安」對越俄所進行的外交作戰，顯然相當成功。例如雙方首次在哈瓦那不結盟高峯會中交鋒，即使俄越所支持的金邊政權無法代表高棉與會；在「聯合國」大會中，棉共流亡政府依賴「亞西安」的全力支持，竟

註② 法新社河內電：一九八〇、三、廿八。

註③ 「黃華訪東南亞」，香港《大公報》引據「合眾社」駐港記者霍爾斯坦報導。一九八〇、三、十一，二版。

能保有席位。又如去年十一月間聯大復以九十一對廿一票，通過「亞西安」的提案，主張以政治解決高棉爭端，限定外軍必須全部撤退，俾棉人各派協商組成金邊中立獨立政府以恢復主權。這些都可顯示俄越在外交戰場上日居下風。

誠然，「亞西安」五國並非強大，但在國際論壇上可以獲得廣泛的支持。因為大馬與印尼均為回教國家，可以透過回教聯盟組織得到中東各國的協助；新、馬都是「大英國協」成員，可以取得各成員國的贊助；而馬、印、新三國又都參加了不結盟國家集團，在受到強國威脅的問題上，又可取得該集團多數成員的支援。菲、泰是「東南亞公約」成員，美國和澳、紐、英、法有援助它們抗禦共產國家侵略的義務，而泰國又一向與北歐及日本具有傳統友誼。

以靈活外交見稱的泰國，一向是利用列強在東南亞競爭而從中制衡，所以在其鄰邦都成為殖民地的當年，仍能始終維持獨立。泰國此種在強國之間左右逢源而保持等距離的外策，對其夥伴國都已發生影響；再加上新總理李光耀在國際論壇上的縱橫捭闔，制敵機先。這便是「東協」在外交戰場上，迫使莫斯科不敢不刮目相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為俄越視為首要敵人的中共，自河內公然出兵侵棉以來，便在軍事與外交兩條戰線上，和「東協」有日益聯成一氣的趨向。黃華的訪問菲、馬、新及其繼後訪泰，顯在藉蘇俄侵阿與越共侵棉，向「東協」兜售反霸——反大霸蘇俄，必先反對越共。黃華且在馬尼拉宣稱：北平企望與印尼新加坡早日復交建交，顯示中共正急於乘機完成與此一區域組織全面建交後，進而建立反霸同盟，使克宮不得不劍及履及地緩和俄越與「東協」的緊張關係<sup>④</sup>。

### 三、蘇俄東南亞策略的經緯與變化

蘇俄當前謀求與「東協」國家改善關係，其主要關鍵在於它有無約制河內以政治解決棉戰的誠意，以及越共是否甘心全部撤離高棉？如其不然，則克宮所促成的「東協」成員與河內的對話，仍然無法達成此一區域組織與蘇俄改善關係的目標，北平更可以進行拉攏「東協」結成反霸陣線的勾當。就目前情勢看來，莫斯科對東南亞伸展勢力的基本策略，及其近年來指使越共併寮侵棉所造成的與「東協」關係的日益緊張，似均在替中共為淵驅魚，和它的基本策略互相衝突。

以越南為基地向東南亞地區伸展勢力，以便建立此一區域的霸權，這是克宮的一貫目標，不致輕易改變；但在策略運用上，則為因應時勢而又有所變更。一九五四年，越南的抗法戰爭方殷，當時在中共一手支援下的越共，經過奠邊府大捷後，已和北平同聲一氣，強調以武鬪席卷全越以至印支三邦。但在蘇俄竭力促成下，終於訂結了「日內瓦停戰協定」，使越共在河內建立了赤

註④ 當前「東協」與中共關係之評估，本刊，十九卷，第八期，一九八〇、五、十，拙著。

色政權，蘇俄的經技援助及其勢力即從此入越，與北平開始爭奪對越共的領導權。

當「日內瓦會議」閉幕後，北平和莫斯科都同樣作了對世局發展的檢討，但在結論上則大異其趣。北平認為此次談判的成功，爲它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支援越人民解放戰爭」的成功，「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鬪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莫斯科則認為：由於核武器的產生，世界戰爭已完全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玉石俱焚。日內瓦的談判，乃由於它出面與帝國主義者講話，才能使越共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不僅「解放」了越南，也鬆下了中共的包袱。因此，它主張通過「和平共存」路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的最後「解放」⑤。

中共與蘇俄的「和」「戰」路線之爭，乃由雙方對東南亞赤化策略的歧異所引起。莫斯科之所以強調「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的路線，實因其深知中共對東南亞享有近水樓臺之便，對各國共黨武鬪的軍援品可以朝發夕至。如果以武鬪路線赤化此一地區，將使各國共黨由於依賴來自大陸的軍援而日益倒向北平。這是當時克宮不得不爭取東南亞共黨的馬首——越共棄戰從和，以免越南赤化後淪爲北平附庸的居心。

至寮戰興起，河內怵於中共將直接支援寮共武鬪奪權，乃暫時放棄蘇俄的和平路線，而重拾武鬪路線。克宮對其所採取的對策，爲與美國商定召開「日內瓦二次會議」，以結束寮戰，並在永珍組成左、右、中三派聯合政權，使越共既可以重走蘇俄所標榜的「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且可讓莫斯科與華府聯合一致，封鎖中共在寮國的出路，無法繼續從寮境向東南亞輸出戰爭，此即克宮與北平爭奪越共領導權在策略上的首次變化⑥。

#### 四、克宮在越戰期間的兩面漁利

河內鑒於「南解」在北平的鼓動下急於武鬪奪權，遂不得不提前掀起越戰，在黑魯曉夫當權時代的蘇俄，不僅不給予河內軍援，且竭力向華府表示和平共存的姿態，坐視詹森政府日益捲入越南戰爭。當時莫斯科認爲華府既已表明斷不許越戰再有庇護所，必將把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區；中共又已毫不諱言大陸是越共抗美戰爭的大後方，則美軍亦可能懲創北平，所以克宮樂得袖手旁觀。

註⑤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一九六五、三、十，黎世芬著。

註⑥ 「俄毛在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本刊，十五卷，一期，一九七五、十、十，拙著

然而在一九六五年布里茲涅夫入主克宮後，不但開始給予河內軍援，且在數量上與年俱增。原因是在此一時期，詹森政府已有意與河內和談，使克宮了然於華府非但沒把越戰延伸到大陸的打算，連在越南戰場的美軍，亦擬全部撤離。於是克宮一面給予河內軍援，以便贏取越共好戰派的歸向，俾與中共爭奪領導權；一面告知華府，必須如此，才能壓倒北平對河內的影響力，俾達成美越和談的要求。繼後「巴黎和談」開始，但由於北平一再聲言支援河內作戰到底，並要把「美帝及其僕從」全部驅出印支，遂使「巴黎和談」受阻，而越南戰火益加擴大升高。這便造成了美國與中共的鷸蚌相爭之勢，讓蘇俄在東南亞坐收漁利。

此一時期，越共陣營中的主和派固然基於蘇俄斡旋美越和談而傾向莫斯科；主戰派也由於蘇俄的軍援有增無減，且所供給的新武器，又可使其部隊與美軍旗鼓相當，斷非中共軍援品所可企及，亦難免認為莫斯科遠比北平可靠。這是莫斯科在河內兩面討好的收穫。對於東南亞自由國家，蘇俄更針對各國領袖深恐美軍一旦撤出越南，使此一區域形成防務真空，無以防禦中共及其在各國的造反夥伴武鬥奪權的憂心忡忡，進行笑臉攻勢。強調不許使用武力解決爭端，及不干涉內政。揆其用意，顯然是阻止中共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sup>⑦</sup>。

一九六七年，緬甸掀起反中共的羣衆暴亂，便是出於緬共親俄派倒向軍政府，一致反抗中共所支援的緬共進行武裝奪權，致使仰光與北平的外交一度凍結。這是此一時期蘇俄扮演和平姿態在東南亞自由國家的首次成功。翌年，蘇俄與新加坡及大馬建交，而其原在曼谷與雅加達的大使館，亦由門可羅雀一變而爲車水馬龍。同時，這些國家都熱中於開拓對莫斯科及東歐貿易，以便填補美方爲越戰採購物資的空缺。在「東協」五成員國中，菲律賓雖尚未與俄建交，不過雙方已形成冠蓋往來不絕。反觀北平，在一九七四年以前，與「亞西安」五國不但尚無外交關係，且祇有新加坡與它有直接貿易往來。而美國的影響力，亦因「巴黎和談」喪失了各國對它的協防信心而迅速消退，正表現了蘇俄在東南亞的霸權已開始奠基。

## 五、指使河內侵棉的來由

蘇俄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其所以能在東南亞伸張勢力，一方面是得力於中共公然支援各國共黨「鎗口裏出政權」，他方面則由於美國協防的中途抽腿。遂致「東協」國家在防務真空的憂惶下，不得不接納莫斯科的笑臉外交。然而在印支變色後，蘇俄却又縱容已倒向它的越共不斷耀武揚威——併寮之後，再出兵侵棉而直逼泰邊，此不但使其和平姿態一變而成爲向東南亞輸入戰爭的角色，且予北平以籠絡「亞西安」成員進入其反霸陣營的機會，這在克宮的立場，豈非前後矛盾？

註⑦ 同註⑥。

其實，蘇俄在東南亞策略的轉變，係以鞏固越共在印支三邦共黨中的領導權為主要目標，而為了確保越南基地，故又不能不支援河內排除中共勢力的包圍。正如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九日在其歡宴馬拉加西總統的講詞中所指出的：越南是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前進基地——「布里茲涅夫主義」之前進基地，因此必須防衛確保<sup>⑧</sup>。

回顧此時的越南，除已在永珍建立其傀儡政權，將親北平的「愛陣」要員都已逐出而外，且已屯兵金邊城下，可隨時推翻中共卵翼下的棉共政權，似乎無須克宮保衛。惟究其實際，當時的越南內憂外患相煎，處境非常危殆。第一，由於河內合併「南解」政權，使南方共黨及其外圍份子非常忿懣，復經中共在越「第五縱隊」的煽動溝通，使他們與反共勢力合流，一致反抗河內親俄政權，且與的中共編練的棉共突擊武裝裏應外合。第二，河內的領導階層，面對北方的中共重兵壓境，及棉共與寮國親「華」勢力的進攻，頗有主張與北平重拾舊歡者，無異是對越共親俄集團的沉重打擊。這便是克宮認為必須保衛其亞洲前進基地——越南的主要原因。

同時華府不斷派遣代表訪越，而在巴黎的美越建交談判，似乎已接近協議階段，祇剩美國援越款項是否作為戰爭賠償的問題？當待解決。美越果真建交，則越共陣營中標榜「國家共產主義」者便可抬頭，並可藉美國勢力捲土重來，以平衡蘇俄與中共的壓力，走上南、羅路線。這是克宮所不能容忍的。其後越共增兵席捲金邊，中共進兵越北。此既造成了北平與河內的關係已不共戴天，而美越建交亦少談判餘地。在此情況下，蘇俄在越南的基地，即已益形鞏固。尤其在今春河內政權改組，所有要職，都落入了親俄派手中。不過在「東協」國家，則由於越共侵棉的代理戰爭，都與蘇俄反目成讎。這就蘇俄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政策而言：則不能不認為得不償失。

## 六、棉戰阻礙「亞安體系」的推銷

誠然，越南被克宮視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在亞洲的前進基地，但此項主義的前題，在東南亞乃以實現布某所標榜的「亞安體系」為主體。至於此一體系的內容如何？在東南亞如何實施？據蘇俄駐新加坡大使蘇卡夫尼高夫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卅日指出：「（一）消除亞洲各國之間的戰爭；（二）承認各國之領土完整及其戰後實際疆界之「穩定性」；（三）保護各國免其內政遭受外國勢力干預；（四）廢除現有之亞洲各種政治集團，如『東南亞公約組織』等——上述組織，已成為一種政治上之時代錯誤」<sup>⑨</sup>。

註⑧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匿名座談會記錄，刊載於一九七八年九月號。

註⑨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十二、一、二版。

克宮所策劃的此一所謂「亞安體系」在東南亞的主要目標：一方面是要制阻北平向南面伸展勢力；另一方面又在驅逐美國及西歐在此地區的勢力。然而在越共公然出兵侵棉後，已使蘇俄在「東協」國家的情勢與其原定目標背道而馳。無論在「不結盟高峯會議」及「聯合國」大會與其他國際論壇，俄越都已成爲「東協」外交作戰的對象，尤其自俄軍侵阿以來，「東協」各國在宣傳與論上，更已將莫斯科視爲攻擊的主要目標。

自去冬以來，繼泰國不許俄機飛越其領空後，馬、印、菲、泰更分別拒絕了俄艦前往訪問的要求。新方雖未接到蘇俄此項要求，但旋即不准由俄艦偽裝的商船入港修護補給。而在此同時，印尼又歡迎三艘英艦及兩艘法艦先後到訪。接着菲、新、泰且與美國海軍分別舉行了聯合作戰演習<sup>⑩</sup>。所以，觀察家甚至認爲，此乃「東南亞公約組織」復甦的象徵<sup>⑪</sup>，尤有進者，美國對於瀕臨越越侵略邊緣的泰國，不但提供軍援，售予新武器，而且表明：一旦棉戰延及泰境，美國必將履行「東約」的協防義務；所有「東協」國家，也都表明了將在軍事上給予泰國的支援。凡此種種情勢的發展，都是對布里茲涅夫所倡導的「亞安體系」的重大打擊。

更值得克宮深省的，爲中共藉棉戰對「東協」國家所進行的反霸統戰。首先是曼谷接納了北平的軍事代表團到訪，且讓它假道援棉。其次，北平與菲、泰、新、馬之間冠蓋不斷往來，且在外交戰線上進行合作，都以打擊俄越爲共同目標。這都說明了克宮縱使河內出兵侵棉，對中共在「東協」勢力的伸展，等於是爲淵驅魚，並對「亞安體系」在此一地區的推銷，造成了重重障礙。

## 七、越南並非蘇俄在東南亞的唯一可靠盟友

我們不能否認蘇俄之所以能够爭取到越共向它一面倒，並使越中共反目成讎，其主要原因乃係莫斯科深知越共一向懷有建立「印支聯邦」的夢想，並急於以武力促其實現，從而加以充分的利用。然而越共一旦吞併寮棉，建立「印支聯邦」之後，是否仍會一面倒向蘇俄，似亦爲克宮不能不予慮及的問題。因此，新外次那巴南曾經指出：蘇俄斷不會認爲越南是它在東南亞唯一可靠的盟友，所以克宮不能爲了迎合河內的獨霸印支而過於開罪「東協」國家<sup>⑫</sup>。

註⑩ 同註⑥

註⑪ 「東南亞公約組織醞釀復甦」，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〇、三、十七、二版，陳德規著。

註⑫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三、廿一、一版。

蘇俄對東南亞的策略之觀測

有跡象顯示：蘇俄對寮棉的控制，並非完全假手河內。在總人口三百萬人的寮國，蘇俄即派有一萬六千至二萬名的各類專家與軍事顧問，提供各種服務並擔負寮共軍編練的任務<sup>⑬</sup>。

高棉金邊政權的主人亨桑林，前不久已受邀訪俄，得到了克宮的優渥，並簽定一系列的支援協定。在高棉的磅遜港既有俄艦停駐；在寮北的瓦瓶平原，且建有由俄人直接控制的龐大機場。故蘇俄除以四萬俄人控制越南的金蘭灣、峴港及新山一機場之外，更已在棉寮直接掌握了海空基地。這種作法，並不止於防阻中共的勢力的重來，且有脅制河內不敢背離的居心。

據越南駐棉官員向美國訪問金邊的記者表明：河內並不相信其扶植的亨桑林可以始終效忠。因為他本人既為前棉共政權的地區司令投靠而來，且其金邊政權的官員又大多為棉共舊人，並未消除越棉之間的新仇舊恨。其所以不得不容許越軍駐棉，乃唯恐殘暴的前棉共政權重佔金邊對他們殺無赦<sup>⑭</sup>。一旦棉共勢力殲滅，越共勢力也將遭到驅逐。蘇俄自亦洞燭棉寮人民都不甘作為越南殖民地，所以唯有早作部署，俾由它直接掌握永珍與金邊政權而無需假手河內。

## 八、結 論

從蘇俄的大戰略着眼，阿富汗與其壤地相連，關係其本土的安危；但被克宮視為前進基地的越南，遠在東南亞，其地位應居次要。自蘇俄出兵侵阿以來，在舉世一片反對聲中，已使「亞西安」在外交戰場上將俄越侵略阿棉相提並論，使莫斯科成為衆矢之的。這正適合北平反霸的國際統戰要求，也是克宮不得不促成河內與「東協」國家對話，俾以談判結束高棉爭端的原因之一。

布里茲涅夫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策略，乃以推銷「亞安體系」為主體。但此一以蘇俄為盟主的安全體系，應以笑臉和平方式兜售，斷非依靠武力。至越共憑藉俄援而公然侵棉之後，反使中共獲機扮演和平角色而拉攏「東協」反霸。這便表示蘇俄的東南亞策略發生了偏差，自不能不予以修正。此又為克宮約制河內對棉戰須以玉帛化干戈的另一原因。

誠然，蘇俄指使越共在寮棉逞兵耀武，旨在排除中共的勢力，以便確保莫斯科對河內的領導權及獨霸印支三邦。然而越共經過連年窮兵黷武之後，其領導階層既有事齊事楚之爭，而南越和寮國境內又已反叛四起，棉共在北平的大力支援下，更早已結合廣大棉人組成抗越陣線，尤其越北寮邊也都有中共重兵壓境。河內的主力部隊如果長期陷於高棉戰場，又將何以應付來自北面的外敵與內部叛亂勢力的裹應外合？克宮爲了保衛其亞洲前哨基地的越南，亦唯有讓越共親俄集團以全力確保其根基。

有此種種因素，我們認爲蘇俄的東南亞策略，大有回復笑臉和平攻勢之可能。縱使「亞安體系」在當前未必能够推銷，至少可以促使此一區域的自由國家，不致被中共納入其反霸統戰陣線。

註⑬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〇、三、廿七、四版。

註⑭ 〔紐約時報〕金邊專電，一九八〇、四、十四。